

# 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及其创新意义

汪志斌

【摘要】 跨学科研究包括学科方法、学科间方法和跨学科方法三个层面。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属于学科方法范围,是现代历史学的重要方法,也是历史学自身历史结构的必然。在过去100多年中,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发展,跨学科方法本身则有待总结。

【关键词】 创新;历史;历史叙述;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4-0065-6

创新是学术的本有之意。学术成果或多或少都应有所创新,或开启,或改进,层累增益,蔚为大观。影响创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材料、角度、方法乃至目标等等,或单独发生作用,或相互牵连,分工配合,共襄创举。于是学术创新的达成途径也是多样的,但无论是自觉的还是偶然的,学术创新都有其自身的内在必然性。相对于学术成果的与日俱新,影响创新的因素和达成创新的途径则稳定得多,并不是每一种创新成果都必须配合有创新的方法、创新的角度,或新发现的材料,任何方法都有可能带来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则往往意味着一条成熟的学术进路,一片广阔的探索空间,一种规范的研究模式,在此方向上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正是实践此方法

的必然结果。而方法本身也在这种实践中不断体系化、完善化,从原则到技术,日趋完备。因此,掌握一定领域的方法体系是从事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这种体系越是完备,越是系统化,取得创新性学术成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对于历史学来说,跨学科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体系化的极具潜力的研究方法,既是历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历史学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有效途径。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尝试对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作初步的阐释性梳理,以增进对这种方法的理解和进一步的探讨建构。

当然,历史学的学术创新方法不仅限于此,且对于现代学术来说,跨学科研究也并非历史学的专利,而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研究方法。大致来说,跨学科研究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围绕着问题的解决而集合不同学科力量通

〔作者简介〕汪志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过合作研究来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则是立足一定学科领域而有意识吸收或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拓展和深化该学科研究的方式。前者往往针对现实性问题而展开，以事实的澄清和问题的解答为根本目的，没有或少有明确的学科归向，尽管其终究会归入某类学科中，但其不注重学科立场与学科归属而一切以解决问题为最高原则，则是其鲜明特征。这种方法因此具有非常浓厚的行动性和策略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雷斯韦伯将这种方法也称为“跨学科策略”，其《跨学科方法》就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并对现代学术中的“跨学科性”给予重点关注。该书区分了“多学科方法”和“跨学科方法”，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针对着一定的对象或问题展开基于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的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多学科方法”着重于不同学科对同一对象或问题的不同侧面的阐述，且这种阐述并不需要经过综合因而未必是协调的，“跨学科方法”则强调综合，“不只局限于简单地比较各个学科，而是对各个学科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综合性分析，所以这种分析和比较比多学科方法更深入了一步，并在某些方面取代了多学科方法”。因此，在雷斯韦伯那里，跨学科方法的跨学科性已经不仅仅是一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越过其学科边界的使用形式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成，是综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克服其原本的相对性而生成的综合分析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或理论在雷斯韦伯看来更应该称之为“策略”，是“方法之方法”，既不会有“属于自身特有的领域”，也“不提供任何答案”<sup>〔1〕</sup>。雷斯韦伯的这种跨学科方法或策略，很显然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建构，对一切形式的跨学科研究的实践与反思，都会有所助益。本文所要谈论的属于第二种模式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历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 二

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渊源于历史学自身的历史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历史学起始于历史，并以

历史为对象展开自身。审视迄今为止的历史结构，大致可以归纳出三个关键性的逻辑节点：历史、历史叙述与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就是历史研究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选择。

历史，就其能够容纳的具体对象而言，涉及世界存在的一切物事，但很显然，历史与世界并不完全重合。历史属于世界结构的时间维度，其区别于时间维度其他存在的界限在于它的过去性，属于非现在之一。既然历史并非就是世界，而世界之外也不存在单独的历史，那么，在历史学之前就不存在先天预设的作为对象的现成历史，历史之成其为历史就有一个历史之生成的过程，即从作为整体的混沌的世界中清晰地区分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历史意识的介入下实现的。存在决定意识，历史意识固然以世界存在本身为基础，但更为关键的前提则是人的存在，是人对自身及世界存在的时间维度的意识到和由此而来的把握时间维度之存在的需要，因此，在历史意识的基本结构中，世界存在的过去性时间维度。构成历史意识最为基础的层面，人的历史存在需要则构成历史意识结构中最活跃也最丰富的主导性部分，成为历史生成的直接动力。简言之，世界是历史的前提，人的历史存在需要带来历史意识的生成，历史意识则催生了历史。换言之，历史发端于历史意识，是经由历史意识而生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历史性重构。这种重构，如同历史意识的结构一样，包含两个基本的层面，世界在时间维度上的过去性存在和人基于历史需要的阐释。因此，有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就有什么样的历史。所谓“客观历史”，首先指的就是历史重构中的基础层面，即世界存在的时间维度，或时间维度上的世界存在，是剥离或悬置了人的历史存在需要的历史重构部分，其意义在于强调历史的基础内容或历史的渊源相对于历史意识的先在性，又可以称为“历史的客观性”。至于把世界存在本身或者客观世界直接称为“客观历史”，则是历史学视域下的世界投影，其实际内容仍然不会越出世界存在的时间维度。澄清客观历史固然是历史学的基

础工作,但对于历史学来说,不需要预设一个先在的“客观历史”作为自己的标准或目标,特别是终极目标。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历史而在于人,或者人的世界。

历史或历史学的最初形态是历史叙述,即获得表现形式的历史重构。最初的历史叙述是由神话、歌谣、故事、传说等等构成的早期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无不是当时人们生存与生活中最为关键性的部分,它发端于个体的回忆,汇集为群体的共同意识,其范围涉及人的世界的方方面面,包含有重大的经验总结和核心的观念取向,承担着传授知识、延续种群的文化传承职能。此时的历史或历史学是一个包罗万象而又富有趣味的群体性表达体系,也是历史叙述的第一种模式。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日益分化为上下两个基本阶层,历史学也出现了第一次分化。历史叙述的第一种模式继续在民众中延续,逐渐形成民间化叙述传统,承载民众的记忆,表达民众的观念。在上层人士中则以文字为基础而逐渐形成专门化的历史学,出现自觉化的历史记载和文献整理,以及与此伴随的关于历史的最初思考与探索。在这个层面上进入到历史意识从而构成历史的已经不再是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重大事项,而是同上层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些存在,政治、宗教、战争、会盟等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sup>[2]</sup>。在中国,这个阶段大致从“绝地天通”<sup>[3]</sup>到春秋战国时期,前者代表着从“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到授官设职、“各司其序”、“民神异业”、上下分明的转变,后者则已经进入初具个性化的历史记述时期。在此期间,以殷墟甲骨为代表的国家档案,以《诗》《书》《易》等为代表的古文献整理,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sup>[4]</sup>为代表的史官记录,以及诸子百家的历史论说,构成了此一阶段的历史学主体。这是历史叙述的第二种模式,也是历史研究的起始。历史研究以历史为对象,既考证、辨别历史的客观层面,也探究、反思历史的主观层面。

历史研究的出现,意味着历史学的第二次分化。从此,以文字为基本载体,历史学进入历史叙

述与历史研究并行的阶段,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历史学的基本结构特征,也成为此后历史学展开的阶段性的标志。大致而言,这以后的历史学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历史叙述为主、历史研究为辅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则是历史研究获得独立发展、并获得和历史叙述一样的独立价值的时期。在第一个阶段,与社会结构中占据主要影响的因素(如政治、战争、灾异、贵族、王权等)相适应,历史叙述形成了体现这个时期特点的完备而多样化的传统叙述模式,留下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这是历史叙述的第三种模式。这个阶段大致延续到19世纪,传统历史学开始向现代历史学转变。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发生,社会结构出现了导致传统历史叙述模式发生变革的新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在传统历史叙述中置身于背景中的民众走到了前台;世界市场形成,全球化程度急速发展,人们的视野大大开阔;现代学术体系形成,科学研究范式确立,新的学科不断涌现,理解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意味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历史意识的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人的历史存在需要日益个性化,历史意识的基础结构层面前所未有的接近于过去性时间维度的全部存在,多元、变动、自主成为历史意识的基本特征,这导致世界存在的历史性重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它不再是现成的、给予的而是生成的。与这种社会变革相呼应,年鉴学派以总体史为目标的跨学科研究取向,宣告了历史学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历史研究不再从属于历史叙述而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建构意义,历史叙述则不仅因历史研究而扩展其叙述的范围与深度,还产生了创制新的叙述范式的紧迫感,历史叙述与历史研究前所未有的交织、渗透而又各自保持鲜明的独立取向,特别是这其中对于民间传承的关注、研究与叙述,使得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具有了在新的高度上回归原初历史学真正包罗万象的特征,历史学的发展也因此进入到综合发展的全新阶段。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需要正是在这个阶段凸显出

来的。

### 三

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指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对象时吸收、借鉴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开阔视野,深化理解,促进历史重构与历史阐释的深入发展。如果把广义上的跨学科研究看作是一个系统化的结构,这个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学科自身方法、学科间方法和跨学科方法。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属于学科自身方法,是整个跨学科研究体系的基础层面。

历史学跨学科研究涉及的对象,既可以是传统历史叙述的对象,也可以是历史研究开拓的新领域,甚至可以是历史学尚未触及而其他学科已经有所建树的方面。但无论如何,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必然是以其他学科的建构为前提的,这是历史学跨学科研究能够成立的外部前提,或者说外因。更为关键的内因则在历史学自身,即发端于社会变革而来的历史意识变迁所导致的历史学自身发展需要。

历史或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关于世界的历史性重构,但这种重构并非一开始就已经涵盖世界过去时间维度的全部。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世界存在就已经区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客观世界,即世界的全体,一个则是人的世界,即同人的存在发生关系的为人所关注而产生意义的世界。在历史或历史学的视域中,只有后者才是历史重构的基础对象,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经由历史重构的世界不妨称之为“历史世界”。历史世界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不仅在横向上逐渐扩张,也在纵向上逐渐厚重,而且还在不断分化、整合。当人类社会分化为上下两个阶层时,历史世界也相应分化为两种基本形态,并形成不同的历史学传统。当历史叙述在传承流变中发生种种变异而层累堆砌甚至系列化之后,当记载历史的文字需要作出注释进而需要辨析与阐释的时候,当历史叙述的体例日渐多样而需要梳理、总结的时候,

当历史著述成为历史叙述的一种主要形式的时候,历史研究就已经获得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历史叙述得以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即客观性和主观性兼备)及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取向,历史研究不仅可以在历史的任何一点上展开而无需照顾历史的完整性,也总是努力排除附加于历史的人为因素而把求真取向作为自身的基本原则。所谓人为因素,包括历史叙述者和研究者两个方面。没有人的参与,历史不成其为历史,但人的参与之中,除了使历史成为其历史之外,同时也包含重构历史者基于自身处境的意识形态取向及由此而来的时代局限,这一点无论是叙述者还是研究者都不例外。不同的地方在于,历史研究者需要在发挥自身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积极作用的同时尽力避免因自身的处境、知识和趣味而来的成见与偏见,尽管总是做得不那么彻底,而历史叙述者则没有这种要求,事实上,历史叙述者总是使历史同自身的处境相一致。因此,历史叙述利用历史研究一切可以利用的成果,历史研究则把历史叙述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来加以审视。随着个体精神或意志在现代社会得到空前发扬,传统历史学或传统历史叙述的权威大大弱化,历史学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同现代视野相一致,一种真正无所不包的完全化的历史全史或者总体史成为现代历史学的叙述追求,它促使历史研究者和叙述者把视线从传统历史学的政治史领域转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其他学科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它们的方法便成为历史学新的资源;另一方面,传统的集体性历史重构在解体,历史意识中的个性因素在增加,历史学的重心从历史如何转向历史何以如此,历史阐释也开始具有人生建构的价值意义,这就在历史本身的价值性和意义性反思以及历史重构的认识性深度上对现代历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层历史”成为现代历史学的重要方向,而离开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这些要求显然是不可能达成的。现代历史学因此将跨学科研究视为“突破性

原则”<sup>[5]</sup>也就理所当然,而突破正意味着创新。

经历着深刻变革的现代历史学会是怎样的面貌?现在还难以清晰描述,但总的说来,历史研究,作为最活跃的部分,在现代历史学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则是可以确定的事情。不仅历史叙述有赖于历史研究的成果,而且,历史研究不提供直接的历史重构这一特点,正好契合了现代社会个性化的历史重构取向,从而成为现代历史学达成历史重构目标的重要着力点。这正是现代历史学重心转移的学科内在逻辑,对于现代历史学面貌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一方面,历史研究要为人生的历史建构的个性化提供可能性基础,便需要向深度分析与精细阐释的方向发展,这不仅要求以历史学为目的的跨学科研究广泛开展,同时要求历史研究本身吸收历史叙述的一定因素而使自身具有建议性的价值建构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展开,历史学的内容与领域将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广阔,正如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各种专门史的出现和发展所证实的,这也就对历史叙述的形式本身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和适应不同内容与需要的新的叙述方式,构成现代历史学区别于传统历史学的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在其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此外,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不仅根源于历史学自身的需要,也植根于所跨学科自身的历史学诉求。以社会历史学为例,这不仅因为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社会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同社会学自身的历史趣味密切相关。关于社会学的历史趣味,周晓虹在《理想类型与经典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虽然“社会学”(sociologie/sociology)一词最初的创用者是孔德,但我们能够发现在他之前那些被称为社会学“奠基人”的先哲,和他之后被称为经典大师的那些人,无一不以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探讨主题:在孔德之前,英格兰的弗格森撰写的《市民社会史文集》(1767)关注

的就是“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原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原文注释]而圣西门不仅创用了“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且预示了在工业社会的推进过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倾向。在孔德之后,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都意识到了由社会进程的断裂和现代性的出现带来的变迁,人在现代性情境下的命运构成了他们著述的中心议题;而马克思则干脆欲图通过阶级斗争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变迁。<sup>[6]</sup>

所谓“社会变迁”正是世界存在的时间维度,也正是“历史”或者“历史的生成”。因此,社会学,或者现代社会学的理论与思想,有着极为深刻地历史意识背景,这为历史学吸收、借鉴社会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也为历史学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保持自身的方向提出了要求。

总之,现代历史学,不仅要重构历史,还要阐明历史,不仅要叙述历史,还要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是一个系统结构,具有复杂的层次与丰富的内容,它所构成的正是所有历史或者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历史”。要深入到深层历史中开展研究,离开各个领域自身学科的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同时,历史规律,或者各种现象之后的深层历史本身也是各个领域的学科自身需要探索和建构的该领域的规律或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既成为历史学同各门学科之间交叉、互动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之所以可能的基础。

#### 四

在历史学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中,跨学科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虽然取得极为辉煌的成就,但就一种方法的成熟体系而言,有关这种方法自身的逻辑结构,依然有待探索和总结。这里就这一研究范式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条件则做一些探

讨。

首先,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在所涉及的其他学科的范围上没有边界,一切视历史研究的对象及历史学自身的目的需要而定。从理论上来说,历史既然涵盖世界存在的一切事项,那么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就跟一切学科都会有关联,即便是传统历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领域,随着现代政治学的独立发展,历史学在此领域同样需要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发展自身,从而形成跨学科研究。在过去100多年里,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既涉及与历史学相近的人文社会学科,也涉及自然科学学科,并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社会历史学、心理(心态)历史学、地理历史学、人类学、计量历史学等。这也显示出,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本身也是同其具体的时代需要和学科发展条件紧密关联的,总结过去100多年里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澄清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条件与方法界限,显然会有助于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其中,对于跨学科引入的知识或方法要素的价值评估应是重要内容。

其次,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特别是深层次研究,需要对相关学科知识体系有深入而全面的把握,要有多学科背景。这种多学科背景应该不是了解的层次,而是通晓甚至精通的层次。不论是从历史学旁涉其他学科,还是从其他学科转入历史学研究,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都要求在深层次上实现融会贯通,忌讳浅尝辄止、急功近利。那种“仅基于对其它专业的一知半解知识,凭其

才气和灵性而提出见解的”<sup>[7]</sup>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为创新而创新的跨学科研究更是不值得提倡的。因此,更准确地说,作为学科自身方法层面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多学科复合知识结构。就现代历史学的学科发展而言,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历史学对其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在历史学的有些领域中,缺乏专业性的知识与技能将使研究工作不可能获得展开,比如科学技术史,就因为科学技术自身的知识体系而将大量的历史研究者阻挡在门外。事实上,历史学领域中的大家往往都是兼通多门学科的渊博之士,在过去100多年里那些在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也莫不如是。

第三,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论采用怎样的跨学科方法,其最终的目的都应历史学的,是在“重建历史社会,进而解释历史社会”<sup>[8]</sup>,是为着回答历史学问题而采用其他学科方法的,而并非是为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而使用历史的资料。因此,明白并坚守历史学本身的立场,持有鲜明的历史取向和清晰的历史问题意识,是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需要尤其注意的。当然,从实际问题来说,属于什么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能否得到回答。就此而言,关于研究,学科的视角和问题的视角,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需要坚守的正是学科的视角。

#### 【参考文献】

- [1] 江小平. 跨学科方法 一书简介[J]. 国外社会科学, 1993, (3).
- [2] 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M]. 中华书局, 1995. 861.
- [3] 徐元浩撰, 王树民, 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M]. 中华书局, 2002. 512-516.
- [4] 班固. 汉书[M]. 中华书局, 1964. 1715.
- [5] 蒋大椿, 李洪岩. 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J]. 史学理论研究, 1992, (1).
- [6] 周晓虹. 理想类型与经典社会学的分析范式[J]. 江海学刊, 2002, (2).
- [7] [日]中根千枝著, 梁仁译校. 何谓跨学科研究[J]. 中外科技信息, 1989, (1).
- [8] 贾宁. 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J]. 史学理论, 1988, (4).

(责任编辑 邹一清)